

人在旅途

伊山吃鸡

»»»»»»»» 喊山

从南京古都往北放马行走六百里，在广袤的江淮平原上见到的第一座山，就是大伊山。其属泰山支脉，在江淮冲积平原上龟背状露出的缓坡残丘。最高峰仅200余米，方圆10平方公里，乃小小一座山包。

伊山有故事。

它成山20亿年，尊坐淮北平川第一神山。至6500多年前，即有敲打石器的人类在山上活动的身影。商朝年间，开国元勋、大名鼎鼎的华夏第一宰相伊尹，晚年隐居山中，伊山由此得名。

伊尹不仅是帝王之师，治国理政的大臣，辅佐过五代商王，还是中国最早的美食家，被尊为厨坛始祖。他是河南人，出身奴隶，父亲是给贵族做烹饪的家奴，他从小跟父亲学习掌勺之技。

伊尹在烹饪上创立了“五味调和说”与“火候论”。

他说，烹饪美味，首先要了解食材：“夫三群之虫，水居者腥，肉攫者臊，草食者膻。臭恶犹美，皆有所以。”

谈到调味，他说：“调和之事，必以甘酸苦辛咸。先后多少，其齐甚微，皆有自起。”

谈到火候，他说：“五味三材，九沸九变，火为之纪，时疾时徐。灭腥去臊除膻，必以其胜，无失其理。”

伊尹对美味之品的评判：“久而不弊，熟而不烂，甘而不啞，酸而不酷，咸而不减，辛而不烈，淡而不薄，肥而不膩。”

呜呼！朋友相约去吃土鸡，竟在伊山遇见3600多年前的美食大师！

村民在山上放鸡。鸡很自由，全无篱笆之束。常常是，一只尾羽高翘弧弯的公鸡领着一群母鸡在林中游走。母鸡们都很青春，喜欢窝在一起，专心致志用爪子刨虫吃。公鸡则仰着血红的头，环顾四周，给母鸡们当贴身警卫。

忽有一只娇小母鸡离开叽叽喳喳的鸡群，左右颠着椭圆的身子，去追逐一只款款飞过的蝴蝶。

有一条斜坡路从山上直直地滑下来。左拐，有一家乡村小酒馆，专吃小公鸡，远近闻名。

伊山一带的小公鸡，很凶！

小公鸡腿细长，浑身精瘦，然羽毛光亮，头冠赤红，鸡眼炯炯，凶猛无比，一身斗鸡气概。人若无防，公鸡迅疾逼近，即见皮开肉绽，你若落荒而逃，依然哒哒哒穷追不舍。

“哎——，来了！”

女店主应声而出。她长得憨厚壮实，虽无鲜亮打扮，却像山上的小母鸡一样和蔼可亲。她打开白杨树下的铁笼，极麻利地用一只大手抓住鸡脖子。小公鸡两爪颤动，翅膀乱扇，叫声被卡在喉咙，死命挣扎却无济于事。

屋梁油黑的餐厅正中砌一台土灶，灶膛里生了炭火，一根长长的铁皮烟囱九十度转弯，从窗口里伸出去。已是深秋霜降，屋里却暖暖的。四壁无任何装饰，灰暗的墙，主题很明确，就刷一个字：“吃！”

不一会，女店主满脸油光端来一只滚烫的大铁锅，往灶台一放，杉木板做的锅盖，裂缝处冒出浓浓的白汽。掀开锅盖，那只小公鸡已被煮成一锅香辣扑鼻的鸡汤。

没有餐桌，四五个人趴在灶台上享受美食。喝的是苏北“三沟”之一的老汤沟酒，这酒醇而不烈，感觉晕晕软软的温和。虽然吃相有点不太雅观，却品尝到了地道的苏北土灶农家菜的风味，大俗大雅中的乡村文化。

鸡汤很入味。鲜口中带着温柔的肉香。喝上一碗，浑身通透爽快。伊尹说，“凡味之本，水最为始。”不知这汤料如何烹制？是否传承了伊尹的“五味调和说”？没去追问女店主，只是杯且停，筷莫停，抓紧吃！

往鸡汤里加料，老豆腐、粉丝、萝卜块、土豆片、大头菜……呼呼地烫嘴，啾啾地吐舌，哈哈地呵辣，呷一口老汤沟，筷子还往锅里掏鸡块。

烟雾弥漫，香辣四溢，酒气满屋，直吃得额头大汗、满嘴淌油，还催女店主：“加炭，加炭！”

酒瓶空了。铁锅空了。灶膛空了。酒店空了。

月儿升上树梢时，空空的麦田已盖一层薄薄的霜。

这一顿饭，记忆犹新。

生活滋味

那条海塘，那片海

»»»»»»»» 朱勤



盐仓的那条海塘叫外洋螺。我经常去那里，那里的海实在是太美了！

那里是定海乃至舟山本岛的西南角，陆地在那里呈现个规则的直角，本向西延伸的海岸线在那里转个90度，向北而去。我愿意把它称为“定海的好望角”。

初次经过那里是在一个盛夏的清晨，有老人戴着草帽在滩涂上劳作，不知是在捡拾贝类还是在布网，双脚深深嵌入泥土里，海水在撩起的裤腿下涌过。身后是碧蓝的海洋，一望无际地蔓延至天际，海面上零星耸立着三四座岛屿，最近的一处岛屿上，翠绿的树木掩映着一座雪白的灯塔，远处依稀浮现出跨海大桥的轮廓，整个画面仿佛来自童话的国度。

后来又在好多个黄昏去过那里，那里绝对是看夕阳沉下海平面的绝佳观景地。由于海面辽阔，几乎没有什么遮挡物，船只慵懒地泊在火红的余晖里，夕阳就在这些船只的背后一点点下沉，海面从金黄色渐变为血红色，最后成为墨蓝色，直至天黑后看不清颜色。

海塘边是天然形成的滩涂，滩涂上是高耸的芦苇。芦苇摇曳在晚风里，是一种别样的景致。滩涂最外围，沿着海岸线是一排齐高的等距离分布的木桩，木桩不高，虽然有海水侵蚀，但木质结构牢固，仅在边缘长出些绿色的苔藓。这木桩也在夕阳里成为海滩上的一道风景。

似水流年

行走岭陀隧道

»»»»»»»» 胡安杰

走路看似普通、平凡，大都是生活中的小事，然而有些不可小觑，是需要劲头和毅力的，譬如长途跋涉、翻山越岭……

三年多前的一个春天，我在沈家门寂寥无事，漫步于东海中路，不知不觉走到岭陀隧道路口，忽然产生了想体验一下行走岭陀隧道的好奇心和念头。我记不清过去有多少次乘车经过岭陀隧道，汽车驶过也就几分钟时间，来不及仔细观察、感受隧道里的情景。岭陀隧道悠长、深邃，犹如一条长龙贯穿沈家门城区与普陀城北之间，比起我曾走过多次的海中洲隧道要长十多倍。

我抖擞精神，迈开步伐，从容不迫地走上了隧道一侧蜿蜒的非机动车道，道上有不少电动车行驶，未见其他行人，让我有鹤立鸡群之感。隧道公路内行驶着各种车辆，有漂亮气派的私家车，有装扮划一的公交车、出租车，有威风凛凛的大货车……汽车在墨黑的柏油路面上，像利箭一般一晃而过，又像汹涌的河水奔流不息。

我时而抬头看看隧道弧形顶面，觉得绘有白云的蔚蓝色顶面似清新的晴空，隧道灯光亮夺目，仿佛睁大了眼睛在惊奇地看着我。我抱着一心穿越岭陀隧道的意念一路向前迈进，走了大半个隧道路程后，双腿有些酸，却没有后悔和松劲，热情不减。

拿个相机在芦苇的后面拍摄，让植物成为整个夕阳入海画面的近景是不错的方案。这样的美景被拍摄下来后通常被我用作微信头像、桌面背景，无须后期加工，自然是最美的光影师。

非常庆幸的是，美丽的外洋螺由于位置偏僻，至今还未被开发成景点。所以每次去，都可独享美景，远离喧嚣。当地街道在近期恰到好处地将海塘进行了修缮，还在上面修了条天蓝色的塑胶跑道，让到此一游的人可以彻底放开脚步，甚至飞奔起来。海塘向西到底的尽头是一片草坪，草坪柔软地延伸至山脚，海岸线就沿着那座靠海的小山转个直角向北而去。

我曾在外洋螺的海边从黄昏待到晚上9点，从黄昏到夜色渐深，那里每时每刻的景致都有不同。漆黑的夜色里，还有灯火灿烂的快艇响着轰鸣的发动机的声音，将墨色的海水划开一条雪白的轨迹，然后缓缓在不远处的小码头靠岸。我真想登上那小小的快艇，仔细凝视这“定海好望角”的黄昏或夜色，甚至是清晨。有时我又想，奢求不必太多，因为已在海塘上看尽了美景。

如果你想前往，坐公交车到那个叫做“外洋螺”的小站即可，那块小小的公交站牌就立在海塘对面的公路边，夕阳的余晖照下来，塑料站牌上会倒映出火红的天空。

走了二十多分钟时间，我终于穿越了岭陀隧道，城北的现代气息迎面而来，城北的美景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。我觉得愉悦、欣慰，感受了行走岭陀隧道的滋味，领略了岭陀隧道里的情景，让我多了一种见识，开阔了一种视野，与行走海中洲隧道相比是小巫见大巫，付出的劲头和毅力有了真切的值得的收获。

我想，走路穿越岭陀隧道的人是少有的。但凑巧的是前年初冬某一天一件亲历的事，让我看到了别人走路穿越岭陀隧道的情景。

那天，我在沈家门大蒲湾乘一辆途经岭陀隧道的公交车去东港，同车有一位身材胖胖的中年妇女，她本来是在临近隧道的明珠花园站点下车的，由于该下车时没注意，车上也没其他乘客在此下车，公交车就直接向隧道驶去，她将就着在隧道过后的下一站点城北大岭下了车。我回首看了她一会，见她竟然疾步径直向岭陀隧道走回去，而不是到另一侧的公交站点去候乘公交车。我心里不解，她这是为了节省两三元公交车费？还是以为行走穿过岭陀隧道是比较轻易的？其实，行走返回起码要比候乘公交车多花十分钟时间，既浪费体力，又浪费时间。但我也想，或许她有充足的劲头、坚定的毅力、充裕的时间，或许她曾有走过岭陀隧道的经历。